

# 情詩聖手吳宓戀史(一)

王成聖

## 詩翁的第一位戀人

同樣的是一段情、一度戀、一椿愛的故事，出之於詩人的心臆，文學家的筆端，便顯得那麼樣的纏綿悱惻，風光旖旎。熱烈處令人心猿意馬，盪氣迴腸。淒冷時使人椎心刺骨，淚下沾襟，直欲一洒同情急淚。是詩人的錦心繡口，遐思綺念，將男女之情、之欲、之私給美化了，抑或是昇華了呢？揆諸古往今來，這都是一個祇堪玩味，不可索解的謎團。也許，民國大詩人吳宓，遙譯法國詩壇鬼才安德魯·解尼埃（André Chénier 1762-1794）的「創造」一詩第一八一至一八四行所云：「採擷遠古之花兮，以釀造吾人之蜜，為描畫吾儕之感想兮，借古人之色澤。就古人之詩火兮，吾儕之烈焰可以引燃；用新來之俊思兮，成古體之佳篇。」可以告訴我們，詩人的情感是多麼的可貴，多麼的讓我們在愛戀之中，更益一境。因此，詩人的戀史，應是人類史上最珍貴的文化遺產。

陝西涇陽吳宓，字雨僧，又號雨生。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負笈新大陸，隨人文主義大師巴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遊。民國十年，五四運動高潮時期，從美國返國。吳軍突起，獨排眾議，在國立東南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前身）執教之餘，邀同東大名教授梅光迪等創辦學衡雜誌。主編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大聲疾呼，提倡古典主義。跟胡適、陳獨秀他們所辦的新青年雜誌打對台，時人稱之為學衡派大師。

吳宓詩名極盛，尤工情詩。其長篇溫厚纏綿，其短詩清新雋永，和白屋詩人吳芳吉，字碧柳齊名，號為兩吳生。祇不過，吳芳吉在「讀雨僧詩稿答書」一文中，劈頭一句就說：

「吾，不知詩者也。吾知詩，家門雨僧兄所教也。雨僧者，吾良友而賢師也。」

是則，可證吳宓是吳芳吉的良師兼益友。不過，兩大詩人之間交誼之親密，雖同胞手足都難以企及。

白屋詩人吳芳吉，籍隸四川江津。吳宓則為

陝西涇陽人，川陝相隣，可是民情風俗大不相同。一般說來，四川富，陝西窮。何況四川出了個黃虎張獻忠，把四川一省屠殺得百里不見人煙，一省州郡十室九空！所以四川有一句「言子」說：「十陝九不通，一通便成龍」。至少，在四川大詩人吳芳吉眼裏，吳宓恰是「猶龍」。

無可否認，民國以降，堪稱獨一無二的情詩聖手吳宓，他一生的羅曼史是俯拾即是，更僕難數的。因此他曾坦率無隱的自承：

「予平生所遇女子，一、理想中最完美，最崇拜者，為異國仙姝。二、實際上，予愛之最深且久者，則為海倫。……三、以旁觀友情，而了解予最深者，為遲遲陳仰賢女士。……若夫四、吉水歐陽采薇女士，予僅為作三詩。……五、故妻杭縣陳心一女士，忠厚誠樸，眾所共譽，然予於婚前婚後，乃均不能愛之。……」

我們在吳宓的詩作之中，能够很明顯的看得出來，他平生所鍾情的女子、戀愛的對象，絕對不止上列四位。例如，在他的「故園集」中有一

當時只道尋常甚，異地回思覺味醇。

「連宵依戀但江南」，也是在想家。可是，吳宓依戀江南家中什麼的呢？「坐對佳書消永晝，閒聽稚女話呢喃」，只不過是家裏那份寧靜的氣氛，還有小女兒的呢喃學語聲，顯然未及新婚三年的髮妻陳心一。

詩人離家遠引，獨居關外，方過第一個中秋佳節，陽曆九月十五日，正是中秋後兩天，詩人吳宓午夜夢醒，百感交集，又想起了和他妻子離別時的情景，忽焉牽出了「情絲萬縷」，乃有詩云：

是危是福隨緣住，傷亂傷離入夢來。

慰我詩書忘永日，從他消息斷陽臺。

寒裳欲去雲鬟墮，執手相看淚眼開。

冷月侵床雜報曉，柔絲萬縷繫情哀。

民國十四年一月二日，東北大學放暑假了，吳宓自大連買棹南旋，經上海回南京。渡過寒暑假後，再到北平，任教於母校清華大學研究院，但却生了一場病，淹留病榻甚久。清華大學是吳宓、吳芳吉舊遊之地。早在民國元年九月，吳宓在陝西、吳芳吉在四川，同時考取了幼童留美的「留美預備班」，兩吳生便是在這一段時期開始相交莫逆的。不幸的是到校未幾，清華鬧風潮，吳芳吉替人打抱不平，竟遭校方掛牌開除，平白無辜失去了留學美國的大好機會。

學界鉅子，後任教育總長的湖南湘鄉人范源濂覺得非常之可惜，曾經極力為吳芳吉斡旋。當范源濂好不容易獲得校方首肯：只要吳芳吉寫一紙悔過書，就可以讓他返校繼續就讀。詎料白屋詩人自有他的執着與主見，他面告范源濂說：

「這一次我被開除，是因為我替人代致不平，所以我無過可悔。」

當時，范源濂也曾很着急的開導他說：

「但是，鬧風潮的主事人，已有十好幾個寫悔過書

回學校了。你並沒有參加鬧風潮，祇是代人受過，為什麼你要放棄這大好機會呢？」

吳芳吉率直答道：

「寫了悔過書的同學，全都是無過可悔的。我實無過，叫我如何悔改？」

這便是詩人的率真，老教育總長拗不過強頑學生，唯有跌足太息，徒呼負負。吳芳吉就此輟了學。往後他的英年夭折，三十七歲死於貧病之中，跟這一件事也有很大的關係。當民國十四年初秋，吳芳吉調知吳宓臥病清華研究院，特地入都探視，重遊十四年前傷心之地，他曾作了五古五首，茲誌其第一、第四兩首如下，以見兩位大詩人的生死交情：

兒時讀書處，別來勞夢想。  
及茲喜重游，夾道垂揚長。  
相逢人不識，始覺年歲往。  
入門異舊觀，林花雲日晃。  
丹闕冠圓穹，碧柱排峨嵋。  
高鳥不敢窺，幽聞噴泉響。  
四望故人稀，冷然心恟忪。  
夜坐月色寒，蟲聲上楹牖。  
滅燭引清談，談深忘夜久。  
歷歷數前塵，膽肝知誰某。  
浮沈志未渝，弟兄堪信守。  
兩地異秦蜀，兩心同蓮藕。  
懷思感名園，錫我最良友。  
棄我我無嗔，但慚空奔走。



吳宓心目中的異國仙姝，英國女詩人羅色蒂。

### 嗣父摯友死裏逃生

民國十五年三月十一日，吳宓辭去清華研究院主任一職，嗣後便徜徉故都，遊山玩水，與當代文士迭有唱和之作。同時在清華學校新舊各班教授英國浪漫詩人作品，十六年（一九二七）元月二日，吳宓欣然接到吳芳吉的來信，雀躍三百，如獲綸音。自這一封信中，他獲知他的嗣父吳仲旗，和摯友吳芳吉都在長安，陷於圍城二百五十三日，方由馮玉祥部將孫良誠、劉汝明等擊敗鎮嵩軍劉鎮華，解了西安之圍。那時候西安城中軍精民糧俱罄，業已是人吃人的世界，慘不忍觀。而吳仲旗、吳芳吉劫後餘生，竟仍健在。怎叫吳宓聞訊不欣喜欲狂？他決定冒險西行，會晤嗣父和摯友，而且有詩紀云：



吳宓夫人陳心一女士

「一別故鄉十七年，中間消息竟茫然，錦衣玉食文明福，梗斷萍飄骨肉緣。乍喜嚴親得暫聚，誰憐良友尚生全，荆榛豺虎知無患，雪滿關山快着鞭！」

吳宓決定西征，他的姑母以他大病初癒，陝豫一帶猶在兵荒馬亂之中，唯恐危險，曾經多方勸阻。他的太太不便攔止，却也面有難色，吳宓卻毅然決然，不計一切後果，獨自一人踏上征程。他在一月十七日搭平漢線車從北平到石家莊，再循正太鐵路到山西榆次。十二日起坐黃包車經祁縣、介休、靈石、臨汾、曲沃、運城、虞鄉、到風陵渡，而渡過黃河到潼關。這一程路整整走了十二天，路上不是坐人力車，便是騎馬搭騾車步行，可謂相當的辛苦。吳宓的西征之行，曾經寫下西征雜詩一百另五首，其中記沿途情景者計有：

寒風瑟瑟夜難溫，  
破屋無棚尚有門。  
蘆席土牀隨意寢，  
草煙馬矢觸人昏。  
充腸幸得新炊餅，  
滌面惟餘老瓦盆。  
寄語京華遊倦客，  
此間滋味已銷魂。  
絡繹行人未是稀，  
芒鞋布襪健如飛。

夾途蒼柏灰楊樹，懸戶青天白日旂。  
劫匪深宵時截客，乞兒遮道每呼饑。  
汽車路共騾車走，實用平權莫許譏。

直到元月二十五日，他才走到西安城外，見到了他的嗣父和吳芳吉。他在西安住過了舊曆年。二月八日別父朋友回北平，二月十九日抵達。吳芳吉和他分手以後便回成都去了。曾有「赴成都」一首，紀念吳宓萬里相晤這一份珍貴的友情：

吾生堪自喜，有友盡高蹤。  
曠世不能再，而吾躬與逢。  
湘上二劉子，涇陽一長兄。  
微君勤誨誘，及壯猶頑童。  
戰伐何時已，音書久未通。  
懸知萬里外，有此可憐蟲。

詩中的「湘上二劉子」一句，吳芳吉指的是劉永濟與劉樸，兩位湖南籍的好朋友。「涇陽一長兄」，所指當然就是吳宓了。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八月，吳宓懷着興奮熱烈的心情，又作江南之遊，寫下了南遊雜詩九十六首。他曾在前言中說：

「昔歲西征，今夏南游，目的不同，成就亦異。西征專為省親探友，南遊主於適性怡情。西征以入世之熱腸，細察民生之疾苦。南遊則以離羣之逸意，但圖風景之流連」。

八月三日吳宓到上海，次日即赴杭州訪「友」，暢遊西湖。其間還到南京、蘇州等地去打了一轉。八月二十六日從上海乘通州輪北返，有一

位朋友，託吳宓暫充護花使者，挈一位某女士北上，他曾有詩紀云：

依人小鳥態愁癡，辛苦避仇向海涯。  
歡愛無常生怨毒，即今世路更艱危。

十八年二月（一九一九），吳宓再度作江南之旅，躑躅西湖之濱，又寫了二十首「續南遊雜詩」。由於他這「續南遊雜詩」中的第一首便寫着：

「末信有情皆是累，但能無病便為仙，半年勞擾匆匆過，重向湖濱問夙緣。」

使人恍然大悟，吳宓的兩度南遊，都是爲了他「實際上，予愛之最深且久者」的江山美人，江南同心侶被他暱稱爲海倫的。

### 異國仙妹美的化身



四十年前東南大學名教授、大詩人吳宓。

吳宓記他生平所「遇」女子，第一位便是理想中最完美、最崇拜的異國仙妹，究竟這位異國仙妹是誰？而她又完美到何種程度，值得吳宓以最崇拜的仙妹相稱呢？原來，她是吳宓心目中的完美的化身，理想中的仙侶。他是從她的作品中去瞭解她的一生，事實上，吳宓和她迄無一面之緣。說起來，這真是一樁不平凡的戀愛。

克利斯蒂娜·羅色蒂 Christina Georgina

Rossetti 1830-1894，是和白朗寧夫人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1809-1861齊名的十九世紀英

國女詩人。如果說白朗寧夫人的作品是男性化的，那麼，羅色蒂寫下的詩篇，便是最柔美的女性的聲。羅色蒂的哥哥是英國名詩人兼美術家但丁·羅色蒂 Date Gabriel Rossetti 1828-1882，亦即前期拉飛耶派文藝運動的創始者。吳宓曾稱頌

克利斯蒂娜·羅色蒂：「性溫淑而

誠摯，其諸兄皆慧而好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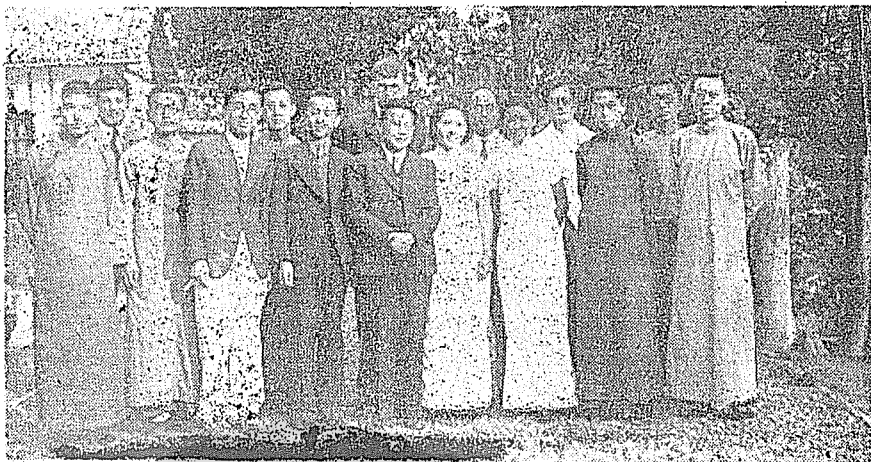
家中所來往者，莫非少年文士，縱意尙情，沉酣自喜。女士則燕處超然，恬靜自持。然早歲即以工詩著稱。蓋其性實和厚，而品尤高潔。雖蓄情至深，而慎其所發也。」——這便是詩人吳宓心目中最崇拜的女神。

羅色蒂十七歲時，亭亭玉立，貌美如花。她哥哥的一個好朋友，藝術家柯林遜（James Collinson）即曾對她展開猛烈的追求，而且爲掃除婚烟的阻礙，不惜由天主教改

入基督教，但是他這一壯士斷腕的舉措，反而引起羅色蒂的輕視，羅色蒂認爲宗教信仰是何等神聖高貴之事，焉能爲了愛一個人，便率爾改變初衷？因此她對柯林遜日見冷淡。既而柯林遜爲之深悔而不自安，再度投入天主教會。殊不知，這一回羅色蒂眼見柯林遜朝三暮四，暮四朝三，益發不值其爲人，毅然決然的揮慧劍，斬情絲了。是年，羅色蒂方祇是十九歲的一個小姑娘而已。

數年後，羅色蒂又和她哥哥的一位朋友，劍橋大學出身的查爾斯·凱萊（Charles Bartsot Cayley）結識。凱萊沉默寡言，和藹寬厚是一位不事生產，專心研究的學人。兩人從相識而墜入情網，二連多年，沒有人不說他們是一對理想的配偶。可是，臨到羅色蒂三十歲，雙方所議定婚期的前夕，羅色蒂突然作了一首，「願君常憶我」，有以明志，表示她決心和凱萊決絕了。茲誌吳宓譯的「願君常憶我」（Remember）如次：

願君常憶我，逝矣從茲別。  
相見及黃泉，渺渺音塵絕。  
昔來常歡會，執手深情結。  
臨去又回身，千言意猶切。  
絮絮話家常，白首常相契。  
此景傷難再，吾生忽易輟。  
祝告兩無益，寸心已如鐵。  
惟期常憶我，從茲成永訣。  
君如暫忘我，回思勿自暝。  
我願君愉樂，不願君苦辛。



吳宓教授（後排右起第三人）抗戰時期在雲南蒙自與西南聯大師生合影，前排右起第二人為現任台灣師範大學教授張起鈞先生，第三人為朱經農太太，第四人為當年清華大學教授黃偉惠女士。

我生無邪思，皎潔斷纖塵。  
留君心上影，忍令失吾真。

忘時君歡笑，憶時君愁掣。

願君竟忘我，即此語諄諄。

細讀羅詩，羅色帶對凱萊，猶仍一腔愛慕，萬縷柔情。她祇是天性高潔，把人間的婚姻大事，視為蹈危履險，唯恐其陋俗污穢，因而憂疑凜懼，難以自決。又彷彿冥冥之中，有人在勸她懸崖勒馬，回頭是岸。所以她為求一己心之所安，寧願犧牲她和凱萊的愛情和幸福，就此離羣索居，篤志宗教。把男女相愛，無限親情，化作服事神明，虔敬上帝，保有她聖潔安琪兒的原來面目。吳宓曾經為此深心感動，熱情澎湃的說：

「（羅色帶女士）自與凱萊絕後，其詩益進

。雖所作多係頌神說教之詩，不言塵世。而實始終未能忘情，墜歡猶在，舊夢可尋。每一言及則不勝其幽悽哀怨，如泣如訴者。即其言宗教、親上帝之作，亦足表現女子之天性，芳馨獨抱，恭默自守，靜待緣法之轉，機遇之來。為人所愛，而不往求愛於人。至於愛深情極，則不難壹志犧牲，忘却一己。功利淺見，聲華浮譽，舉不足以動其心。嗚呼！若此者始可與之言情，始可與之言詩矣！……若羅色帶女士，則女子而能發揮其所特長者也。讀其詩者，敬其高尚純潔，喜其幽懷纏綿，而稔其一秉天眞，發於至誠，則莫不愛之。蓋彼之為人，有如今世之新女子，（筆者註：按指與羅色帶齊名之白朗寧夫人），而此則為古今東西之名媛、淑女、賢母、良妻之代表！

筆者註，按指羅色帶。」

這便是大詩人吳宓對於女性的最高禮讚！他強調的說：必須像羅色帶這樣的女性，才可以和她談詩，才可以和她說愛。他尤其彰明昭著的表示：像羅色帶這樣的名媛淑女，賢妻良母，在中國是根本找不到的。即如西洋各國，也僅有意大利名詩人白特拉克 Petrarch 所歌頌的夢拉 Laura；但丁神曲中的斐雅德，意大利得道女修士聖卡薩琳 St. Catherine 方可與比擬。

情詩聖手吳宓精神戀愛的對象，他心目中完美，最理想的仙姝羅色帶，逝世於公元一八九四年，得年六十四歲。終其生，都是一位潔身自好，居於神仙、凡人之間的女詩人。連吳宓也不得不承認：「蓋其身雖非尼，而實已在家修持矣。」（未完）

### 編輯部啟事

本誌承蒙作家賜寄大作，日有數起，惟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因此我們誠懇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六千字最理想，最長以壹萬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

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請將書款交存附近郵局劃撥一四〇四四帳戶，或寄郵票交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或撥電話七七一二四八〇，即可收到書刊。